

可居可游可画——鼓浪屿写生

■潘丰泉

2017年,鼓浪屿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地球海洋里岛屿星罗棋布,有些神秘的不为人知,有些荒凉的无人居住,也有因艺术而流布于世,就如塔希提,南太平洋的岛屿,据说与高更旷世杰作《我们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》有莫大关系。

厦门鼓浪屿,坐落于祖国东南沿海,不足两平方千米,不到半天走完全岛,着实令人惊讶:一是美轮美奂的中西建筑壮观协调地汇集于此,像欧陆小洋楼、闽南红砖厝;二是遮天蔽日的亚热带植物,让人眼花缭乱;三是横贯全岛那起伏高低且宽窄狭长的大街小巷等,足以吸引八方游客。更让人神奇的是,以每家拥有的钢琴数和名扬四海出生在本岛的钢琴家、大师这些不平凡处,得以尊享“海上花园”“钢琴之岛”这莫大荣耀,文艺气息弥漫全岛,让人很是羡慕。

申遗前的有一年,风和日丽的五六月间,一场围绕鼓浪屿的写生活动盛大举行。

达·芬奇与歌德,曾先后就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自然景物,分别定义为“第二自然”“人化了的自然”,以及“超越自然”“高于自然”。当下艺术活动各式各样,比如三两个人背起画夹“说走就走”的室外写生,虽很普遍,但若不能长留记忆,定是作品内涵欠缺或与艺术高度有关。

恰好,“三代油画家印象的鼓浪屿”时常提起,盖因当年,别开生面,成为市民接触了解艺术的新热点,而非浮光掠影。借助于三代油画家群体之力,托起写生高



吴冠中 鼓浪屿

度,新意叠出,让人如行走在山阴道上,应接不暇。如:1903年出生于鼓浪屿的美籍华裔油画家周廷旭,频频出现在20世纪30至50年代的欧美画坛,家乡美景带给他温馨回忆;另者,是始于上世纪60年代如今享誉画坛的部分油画家,他们系统受过苏式油画训练,但深入到鼓浪屿写生,还未曾过;再一些是赶上时代崭露头角的年轻画家们。这就是“三代油画家印象的鼓浪屿”背景概况。

徜徉于岛上各风景角,心情似波涛荡漾的海面,平静不下来。此时五颜六色早已在画家胸中酝酿,只待铺开画具,落笔匀色,表明与“艺术的鼓浪屿”相关画作将很快产生,故,观众所期待的将现实的鼓浪屿化为艺术的鼓浪屿,即“艺术让生活更美好”不是没有道理,而是很有见地。

西方油画素来强调对客观现象描绘,单就“焦点透视”而言,也能窥出风景画名称的再现特性,如“特纳维海滨河边村

镇”,即使印象派,依旧“里昂街景”、“从柯维南特远眺马里勒罗”,到了立体画派探索者——塞尚眼里,纵有突破前人超然之心,仍是沿袭写生地名这种缺乏想象力、中规中矩的老套路,如“雅德保劳的池塘”、“圣维克多山”,云云,谈不上让人有喜出望外的诗象诗意。

而中国画意在主观情意表达,像散点透视,让画家得以极目骋怀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纵观中国山水画作品名称,极有想象力,就“青卞隐居图”、“春山读书图”、“夏山草房图”这类型名称究,借诗意传达出人与自然的和谐,特色鲜明,以迥异西画那种凌驾自然之上。

参与活动的画家们,染指西画时间明显要早于学习本民族绘画,这是不难想象的。但抱着对民族艺术的坚定信念,使落笔间带着母体的文化生息,决非以再现岛上一草一木为能事,在融合诗意诗象过程中,是挥之不去的抒情意韵。如:邵晶坤《梦之夜》,画出了岛上夜色朦胧感,借鉴山水画浑然气息欲与印象派划出距离;曹达立《背影》减弱明暗立体层次,以岛上红墙绿树为调子,用笔赋色趋于平面化,若再越雷池一步,便是一幅可观的抽象画;至于阎立鹏《遥望》,欲图山水皴法赋新意。展厅里这七八十幅表现鼓浪屿的风景写生,是油画家们风格上的新尝试,有别于之前写生,高度可见,品味自觉。

同时,这又是很有意味的话题,在一

个驰名中外、风光旖旎的岛上,展现了几代画家以它为矢的写生交流全过程,怕是画史上少有。在交流中发觉,倘若作品引来好评,就有人刻意仿效;倘若有人眼界不高,就易步趋躺平;倘若无视创新规律,就会限于平庸。以鼓浪屿为写生矢的的艺术手段应有尽有,比如素描、速写以及国画、油画、水彩水粉等,也包括了慕名而来的各地画家。还要指出的是,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“鹭潮美术学校”(“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”前身)就建在鼓浪屿,平常的风景写生教学,岛上进行,师生不出岛照样练出基本功。

在写生园地勤奋耕耘了一生的吴冠中,其相关的鼓浪屿佳构,也参与到这个场合,他特立独行的画风就是个佐证,如:满是江南水乡黑瓦白墙的构成感,与青岛海滨和江南水乡笔触连在一起,也与鼓浪屿红瓦素墙及绿树掩映的境象最为接近,可作一个系列观。

由一幅幅写生,多角度呈现鼓浪屿人文特色,迥异于文人墨客描述的鼓浪屿,这就是绘画形态独特所在。这些年以写生构建绘画高度的画展是否偏少?凭借三两下速速用笔看似激情的写生,能否给观众留些什么,还有待评说。至于那些走马观花、一蹴而就的表面化写生,更别指望新的看点。是故“三代油画家印象的鼓浪屿”那一幅幅写生,让人看出不一般化,在于它是业内人可辨的方向,所探的路径。(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)

庸非与幽默

■陶小明



庸非 吹黑哨,捧金球 1998年

庸非先生是我的恩师。庸非,又名刘庸非,原名刘雄飞,浙江金华人,是一位典型的生在浙江,画在浙江的漫画大家。他的一生与漫画结缘,故其真名亦被世人渐忘,只留“庸非”这一艺名与世长存。庸,非也!字面如此简单,又如此深刻、不同凡响。

如果厨师要推出一款新菜单,要先要厨师长拍板才行。首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就是一款“新菜单”,这是中国漫画史上的第一个以“幽默画”命名的漫画展。当时,人们认为漫画是由讽刺与幽默组成

的,它们就如孪生兄弟,难解难分。一下子将“幽默画”从漫画中剥离出来,作品可以不谈政治、没有讽刺,这样做是否妥当?浙江省漫画学会会长庸非拍板了,他支持了我这名“厨师”(我当时任浙江省漫画学会秘书长)的想法。

这份“新菜单”于1990年新鲜出炉,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,取得了积极的社会反响。入选漫画家齐聚杭州,再赴绍兴,共享幽默盛宴。

漫画前辈、著名版画家赵延年先生和庸非先生平时都是不喝酒的,彼时都端起酒杯,笑迎八方漫友,说作品、评幽默,妙语连珠,笑声连连,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。自此,这份幽默“菜单”也成为大家的美好记忆。

在赵延年先生和庸非先生的力荐下,首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还来到了上海,在上海美术家画廊展出。

庸非先生会沪语,他用上海话叫郑辛遥(现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)“小阿弟”,然后用绍兴话与同样会说绍兴话的沈天呈插科打诨、谈古论今。从那时起,沪浙漫坛就种下了友谊的种子。

“别人怀宝剑,我有笔如刀。”庸非先生文风犀利,写过很多与幽默画有关的文章。他把幽默画的地位提得很高,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:我始终认为,画好一张幽默画难度是很大的!

在《从西方幽默画谈起》中,他写道:我认为幽默画的含意蕴藏在风趣轻松的

一瞥之中,如果我们带着“漫画必定讽刺什么或批判什么”的条条框框去欣赏它,必然感到荒唐离奇或没有意思。

在《幽默画民族化之我见》中,他写道:幽默是智慧的火花,如何从生活中去发现幽默,开掘幽默,应该是创作幽默画的途径。1.中国有丰富的幽默文化。2.中国人除了引进洋幽默外,更需要土幽默。幽默是人类所共有,只要你拿出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闪烁智慧火花的幽默画,你是能够出奇制胜的。

在生活中,庸非先生也是嫉恶如仇,爱憎分明。他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,帽檐下是一双洞察世事的冷峻眼眸。在我与他相处的岁月中,明显感受到他的一身傲骨和他的清高与超脱。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我说:“作为漫画人一定要幽默处世,化解生活中的矛盾。从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寓谏于讽,古已有之,板起面孔说教,效果有时不如‘以谈笑讽谏’。”

庸非先生的讽刺漫画战斗性很强,火药味很浓,更不乏幽默元素。我以为,庸非先生的幽默来自于他深厚的学养,他的幽默更具厚重感。此外,他的幽默还有两个特点,一个是“冷”,一个是“苦”。大家都知道冷幽默,但苦涩的幽默大家未必知道。

在这里,我要透露庸非先生的一件私事。在首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上,庸非先生参展的作品题目为《老伴》,描绘了一个老头抱着电视机的场面。这难道是在说某人沉溺于看电视吗?但我一看就知

道,庸非先生是在画自己。

直到庸非先生去世20年后,我才问了庸非的小儿子刘小雯:“庸非先生在特殊的年代与你娘分手后,再也没有别的女人来照顾吗?”一直与父亲住在一起的小雯告诉我:“没有!”他说,父母没有正式办理过离婚手续,只是分居,再不相见。父亲临终时,老娘想来看他,托二哥来传话。父亲的回答还真有点幽默:“活着都没有相见,现在我要去了,人也那么难看了,就更没有必要见了吧……”孩子们面面相觑,只得依了父亲。

当年,庸非的证婚人是丰子恺,他老人家也没想到,漫画成为了庸非钟情的事业。在那些岁月里,他的身心精神就为这一件事情占据。当时的《浙江日报》几乎每天要用一幅漫画,报社一叫,他立马前往,有时创作到东方微白,再迎着晨雾回家。他的家也成了浙江省漫画学会的办公室,用来接待各地漫画家和漫画爱好者进行学习交流。

今年2月28日,我再次拜访了庸非的小儿子刘小雯。小雯属牛,外貌酷似其父。家里墙上挂着的是庸非先生当年画的水牛图,舐犊之情,跃然于上。

世上再无庸非,但他所开创的漫画事业得以薪火相传,他所倡导的漫画的多元化已经获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,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也将继续与八方漫友一起精心“烹饪”幽默大餐。(作者系浙江省漫画家协会主席)